



本报记者 曲经纬 实习生 张丹

在通州，六环高线公园的钢结构正向上延伸，M101线地铁隧道盾构机轰鸣推进，行政办公区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——这片土地正以“千亿投资、四百余项重大项目”的热度，书写着城市副中心的发展速度。在这火热建设图景中，151株散落于15个街乡的古树静静矗立；有的扎根交通枢纽旁，看红砖平房变成亚洲最大地下TOD；有的守在行政办公区旁，见证“通州速度”的诞生。它们用年轮封存漕运古镇的记忆，又以枝叶触碰现代新城的天际线，带人们在古今交错中读懂“运河上的通州”。

350年国槐与一张老照片时空对话

“你看这张2006年拍的照片，古树背后还是杨坨村的红砖平房，那时候村民在树下晒玉米，孩子们围着树根追跑。”在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地旁，摄影师武政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，指尖划过画面中那棵枝繁叶茂的国槐。照片里的树，正是如今矗立在枢纽03标03A区南侧的一级古树，树龄约350年。

“当年恩师告诉我，通州的古树藏着运河的魂，要多拍、多记。”武政蹲在古树旁，指着树干上凸起的根瘤回忆，第一次拍摄时，他还特意量过树干直径，“当时有近6米，树冠能罩住半个篮球场，村民都叫它‘坨上树屋’，夏天纳凉，冬天晒暖，红白喜事都要在树下摆几桌。”如今再站在这里，照片里的平房已化身30米深的枢纽基坑，巨型吊车在古树不远处作业，却没让这棵老树受半点惊扰。建设方不仅绕开古树保护范围规划施工路线，还搭了双层围挡，连基坑土钉施工的水泥用量都反复测算，怕震动影响根系。

“这树可是看着杨坨村从土坯房住进电梯楼的。”武政感慨道。他伸手抚摸树干上的树洞修复痕迹，“以前村里都穷，树有了洞只能用泥巴糊，后来村里有钱了，请来园林专家修树洞、设支撑。”

如今，这棵古槐正迎来新的身份。按照规划，枢纽建成后，这里将建起以古树为中心的下沉式广场，座椅、照明与绿化景观围绕古树周边展开，既能让旅客歇脚，也能通过科普牌讲述古树与运河的故事。“以后这里是公交、地铁、商业的交汇点，这棵树会一直站在这里陪着大家。”武政望着忙碌的工地说，“它见过运河漕运的船帆，现在每天看着繁忙的车流，以后还能见到副中心站的高铁，这可是350年的福气。”

200年“瘦小槐树”与行政办公区共生

“小时候总觉得这棵树‘没出息’，别的槐树长得高大粗壮，它却细细瘦瘦的，枝桠还歪歪扭扭。”在郝家府路与崇善中街的路口，73岁的郝文泽蹲在国槐旁，手指拂过树干上的纹路——这是郝家先祖种下的五株槐树中仅存的一株，2023年被认定为二级古树，树龄超过200年。

“郝家到这代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。祖上郝巡是明代的吏役，带着家人来这里建村。后人在村最高处种了五棵槐树，代表兄弟5个，也取‘五福临门、家业兴旺’的意思。”郝文泽从小听着古树的故事长大，他记得小时候树旁还有块石碑，刻着郝家迁来的经过，“后来石碑丢了，剩下的四棵槐树也陆续没了，就这棵靠着村东头的土坨子活了下来。”他指着古树周围的挡墙解释，这棵树“瘦小”就因脚下的土地太薄贫瘠，养分不够，“可它偏偏就熬过来了，像我们郝家人的性子，韧！”

2016年，行政办公区开始建设，郝家府村面临搬迁，郝文泽最牵挂的就是这棵古树。“生怕施工把树伤了，那会儿我可没少往工地跑。后来看着工人给树围上保护栏，还请专家来检测土壤，就放心了。”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区园林绿化局不仅没让古树“挪窝”，还专门为它建起街边微花园。针对土壤储水差的问题，砌上挡墙防止水土流失，又在树下种上丹麦草、月季、丁香，既保土又美观。现在还上科科普牌，把郝家与古树的故事告诉大家。

“现在村里搬上楼了，我每天遛弯路过老槐树总要停下来看看。”郝文泽站在古树旁，望着东边一街之隔的行政办公区大楼，玻璃幕墙倒映着古树的影子，形成奇妙的古今叠印。“你看那大楼，2016年8月打下第一根桩，2019年就搬进去办公，这速度谁能想到？我们这棵树，200年才长这么粗。”他笑着说，上次带外孙来，孩子指着树问：“姥爷，这树比高楼还老吗？”他告诉外孙：“树在，咱们郝家府的根就还在，以后你带着孩子来，还能认得出老宅的方向。”

区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科负责人刘平蹲在树旁，手里拿着测试仪测量土壤湿度：“去年我们给古树做了复壮，改良土壤、枝冠整理，你看现在新叶多密，比去年绿了不少。”她指着古树周围的“微花园”说，通州已建设9处古树保护试点，“古树不是孤立的‘老古董’，要让它和现代城市共生，比如这里，旁边上班的人群午休时来树下散步，既能放松，也能听听老通州的故事。”

塔榆的“塔顶奇迹”与槐荫公园的乐活日常

清晨6点，西海子公园的塔榆下已经围了不少晨练的老人，78岁的张大爷提着鸟笼，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，“这棵树可是个‘奇迹’，在塔顶上长了300年，移栽下来还能活，比咱们人都结实。”他口中的“奇迹”，是一级古榆，也是通州人熟知的“塔榆”。

“你看这石碑上的‘塔榆记’，写着清康熙三十七年修燃灯塔，榆钱随泥掉进瓦垄，长出幼树。”公园工作人员王致远指着树旁的石碑介绍，这棵榆树在13层的塔顶上，仅靠瓦缝里的薄土生存，却硬生生长了近300年，“1987年修塔时，它已经枝杈干枯，满是虫洞，胸径才17厘米，大家都觉得活不成了，没想到移栽到这里后，园林师傅天天来浇水、治虫，现在冠幅有5米，胸径也长到30厘米了。”

更让人惊喜的是，这棵奇迹古树快有下一代了。“去年我们采集了塔榆的种子，用泡水、密封、沙藏三种催芽方式，现在已经培育出七八棵幼苗。”通州区林业工作站副站长魏多指指院子里培育的幼苗说，这是通州首次用“幼化”方式延续古树基因，“未来这些幼苗可能会种在运河边，让塔榆的故事继续传下去。”

从西海子公园沿运河的方向南行，新建的槐荫公园与火热的滨水空间运河西岸融为一体，热闹非凡。老人们在古槐树下打太极，孩子们围着古树追逐，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在树荫下散步。“以前这里是片闲置地，今年改造成公园后，我们天天来。孩子们在树下玩，我们大人聊聊天，比在家舒服。”家住附近的赵女士每天必来打卡。这棵胸径约1.2米的古槐已有350年树龄，其冠幅达24米，被誉为“通州观树冠最佳者”。这里也成为城市副中心首个以一级古槐为主题建设的社区公园。公园北侧出口连着运河西岸，白天古树在阳光下带来浓密清爽的绿影；夜晚运河西岸的霓虹亮起璀璨温暖的光晕，一凉一暖里，藏着城市烟火与岁月沉淀的和谐。

按照通州的规划，到2025年，居住区人均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要达到95%，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2.3公里。像槐荫公园这样的“古树+公园”模式，正在成为通州的新风景。

台湖镇的古树公园因四棵百年老国槐而建，虽不大却成了村民的“议事厅”；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，6000余株原有乔木与新植的93.8万株乔灌木共生，灰脸鹰鹫、纵纹腹小鸮等保护动物纷纷前来安家。“古树不是孤零零的‘文物’，而是要让它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。”区园林绿化局义务植树科工作人员王凯说，去年推出的“大运河古树游线”中，西海子、皇木厂、里二泗、东寺庄都成了热门点位。

乡愁与漕运记忆就藏在树影婆娑里

“来，你试试抱这棵树，得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。”在皇木厂村的古槐下，72岁的赵新华招呼着访客。这棵通州“最大古树”胸径165厘米，树高17.4米，冠幅20米，相传是明代管理皇木的官吏所植，树龄超600年。“你看树根旁边，以前还有个长1米、粗33厘米的铁柱子，是当年拴漕船用的，船夫卸完皇木，就坐在树下歇脚。”赵新华蹲在树旁，指着地上的印记说。

皇木厂村因永乐年间储存建造故宫的木材而得名，当年从四川、江西运来的楠木、杉木，先在此地卸船，再转运进京。“这棵树见过当年的热闹：漕船排满运河，搬运工喊着号子卸木材，商户在树下摆摊，宫里的太监来这里督办差事。后来漕运衰落了，可树还在，它瞧着咱们村子从靠河吃饭，变成现在发展民俗旅游。连外国人都来树下拍照。”赵新华是土生土长的皇木厂人，听着古树的故事长大。

沿京塘路向东，张家湾里二泗村的佑民观里，一株约360年树龄的古槐虬枝盘曲，树干上还留着当年修复的痕迹。“这棵树可是‘西有白云观，东有佑民观’的见证者。”佑民观刘崇尧道长说，明清时期，佑民观是运河沿岸的名观，香客乘船来祈福，都要在古槐下驻足。“你看这树干上的纹路，像不像水波？”一位游客颇为惊叹。

而在潮市镇东寺庄村，村口的两株古银杏一雌一雄，相传植于清初，每到秋天，金黄的叶片落在地上，像铺了一层“黄金毯”。去年秋天，村里在银杏树下举办“丰收节”，老人们讲起银杏树的故事，年轻人拍照发朋友圈。

这些散落在乡村的古树，如今都成了通州“运河文化游”的亮点，皇木厂村因为古槐成了旅游村，里二泗村把古槐故事编进了村史，东寺庄的银杏树下成了网红打卡点。“古树不是死的文物，是活的历史书。”王凯说，通过挖掘古树背后的故事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通州不仅有现代新城，还有着“一京二卫三通州”的漕运辉煌。

用“植物彩超”守护百年古树的健康

“咚、咚、咚——”在潞河中学的古槐下，园林技师邢子龙用小皮锤轻轻敲击树干，耳朵贴在树皮上仔细听。“这是老办法，通过声音判断树干有没有‘空腹’，要是声音发空，就可能腐朽。”邢子龙说着，拿出一个形似平板电脑的仪器，在树干上贴了几个传感器，“这是应力波探测仪，相当于给古树做‘彩超’，能精准测出空腹率，比老办法更准确。”

通州现有151株古树，每隔一两年，邢子龙和同事就要给它们做一次全面“体检”：测量树高、冠幅、新梢长度，采集树叶和土壤样本回实验室分析，甚至还要检测树干的“心电图”。通过植物生理仪监测树体的水分流动。“潞河中学这棵古槐，树龄超100年，曾是通州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时的见证地，周文彬等革命者还在树下开过秘密会议。”邢子龙说，去年体检时发现它根系有点弱，通过土壤改良今年新梢长了5厘米。

在梨园镇新城乐居小区，那株北京唯一的枫杨古树也刚完成体检。“这棵树260岁了，还是罕见的偶数羽状复叶类型，在北方特别珍贵。”园林专家马媛馨介绍，枫杨原产黄河流域以南，种子可能是通过漕船带到通州的，“北方气候干燥，枫杨容易枝桠中空，这棵树能活这么久，多亏了以前日化六厂的工人和现在的居民悉心照顾。”

“你看这树的果实，像不像一串串小元宝？我们都叫它‘钱串串’。大伙儿都很爱护它。前阵子园林师傅来体检，还告诉我们要顺着树根慢慢浇水。”小区居民李阿姨说，夏天树下特别凉快，天天有人来下棋。如今，这棵枫杨不仅是小区的“镇园之宝”，还成了通州“古树保护科普点”，常有学生来观察它的叶脉和果实，听它与漕运的故事。

本版摄影 唐建